

《我的奋斗》复活？

（美）董鼎山

约4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你读过〈我的奋斗〉?》，指出《我的奋斗》版权即将过期，德国出版商有意重印。根据德国出版法，作者与出版者可以在作者死后保有版权70年。希特勒于1945年自尽，到今年2015年恰是70年！德国出版商已在蠢蠢欲动，希望吸引青年一代猎奇的读者。

说到这本书，不由得想起我上初中，对时事已经很感兴趣，每天取阅父亲店铺订的《时事公报》。我清楚记得德军占领波兰的恶讯，世界大战因此开始，我也有机会看到希特勒写的自传《我的奋斗》，对独裁者的心理状态及其信徒的愚蠢记忆犹新。如今《我的奋斗》复活，毫无疑问，此书没有文学价值，但确有历史价值。学术言论界议论的焦点，不在历史因素，而在：新生代的德国男女应否阅读此书？此番讨论自然联系到近来伊斯兰国任意杀人的事件。

希特勒系于1925年在狱中完成《我的奋斗》（由希特勒口授，由其党徒鲁道夫·赫斯执笔撰写），到他20年后自杀去世时，已销了1000万册。当时版权一直握在巴伐利亚州政府手中。但从今年开始，版权失效，人人可以出版。此书再版，必会引起世界各方争议，青年读者甚至会怀疑祖父辈的所作所为。

一般认为《我的奋斗》再版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好奇的是今天的德国青年对人性与政治的态度。前一阵巴黎百万人游行似证明人类毕竟是善良的，“错”与“对”分明。但一想到有些地方混乱血腥的现状，又不免对人类的善恶本性产生怀疑。

1996年时，一位德国作家写过一本《希特勒手下敢作敢为的杀手》，指控当年德国平民敢于大举屠杀犹太人，并将其与日本人大肆杀害中韩人民相比。至今许多犹太学者仍认为，德国人还可能会重演当年的悲剧。

据最近消息，慕尼黑一座专门研究纳粹主义的当代历史学院，即将出版一部附有注解的长达700页的新书，共有5名学者一起细读注释。此书将成为一本解释纳粹主义的教科书。正如所料，犹太学者闻讯马上抵制。慕尼黑的以色列文化学院起而攻击，一位当年亲历大屠杀的86岁幸存者马上指出“有些德国人心里上还在憎厌犹太人”。他鼓动民间反对此书的出版，我和他观点一样。可仔细一想，当年“文革”的发生不是证明人类之中确有不少兽性人物？《我的奋斗》的重新发行之许可启发人性向善的本能。青年人读了可以止恶扬善。最后一思，我主张今日德国青年应该学习了解过去丑恶的历史。

黄昏中的彩叶草

陆群

每个人手持一把秘密武器，暗夜中放光。白天悄无声息，秘密武器仿佛解甲归田。有的人会很巧妙，用擅利器。有的人从来没有用过，也没法了解其中的甜头。

我确认我是有秘密武器的人，我也会用。比如藏在花蕊里的蜜源，是哪个与哪个的。比如，他从不说谎。突然说了几句，我能听得懂彻底。何况他大张旗鼓说爱植物，爱上黄昏中的彩叶草。这个人

的影像，我几乎能倒背如流。秘密武器，我谨慎用之，几乎不曾用过。我发现所有人的秘密武器，白天也见寒光了。于是我沉默。我假装没有，问题是我确实没有。

我只有一颗善感的心，一首寒夜中的悲悯诗。

夜光杯

若说世无诗人，海彬即诗人也，若说世无诗，那么请观海彬之诗。

于当今诗与诗人浮泛纠葛之中，刘海彬先生和他的诗确是一个殊例。

海彬兄南来北往，行走东西，挟风裹雨，呼啸雷电，随之者唯诗耳。诗融入了他的生活，融入了他的血液，融入了他的生命，他的诗就是他人生的本色，一统表里，与其人无二致也。友人每以“神仙、神游、神笔”喻之，亦切。

我首先喜欢海彬这个人，因为他这个人正直忠义，宽博浑厚，有浩然之气，是条难得的汉子，故也喜欢这样一个人喷洒出来的诗。他的诗有血性，有真情，于浊流中别展出一腔浩荡的真率，每每予我以感动，予我以洗涤，震荡我的灵魂。

海彬诗词俱胜，如其飞翔的双翼，高扬李杜，激越苏辛，直上云天，未可一限。他的诗词产量宏富，诸体纷陈，近年尤好《沁园春》长调，积之过二百余首，其中别体有十四种之富，此外使用各种词牌亦多至二百余调，洋洋洒洒，恣意汪洋，汇集成长卷式的心灵壮丽图画。

诗为何物？对于中国而言或许为恒久的一种传

统，那传统不又是习惯之谓吗，然而诗毕竟是要作出来的，“作”，则无中生有也，难矣难矣。万象于前，纷纷扰扰，诗人之心才是震荡之源，试看《沁园春百首》中的前十首，或可一

海彬之诗 震我心灵

谢春彦

见海彬的磅礴情怀。

春雨淅淅，农家院落，他把酒临风，唱道“心中自有灵犀，竹含茅篱报晓鸡”，拈出“灵犀”就不仅仅是等闲困连江南锦绣了；万里西行，步河西、天山、祁连、嘉峪，贺兰旧地，“此际凭栏，登高望远，耳畔犹闻大汉音”，正是对历史新的回响和映照；面对雾漫高楼，霾迷闾巷，浩叹明月星空安在，“且为神州哭一场”，涕泪岂是轻抛；眼见风光旖旎，酒红灯绿，慨然直指“梦强国，若奢靡似此，盛世难期”，敲起惊世之钟；少年北来，老去江湖，阅人阅事多矣，“正年逢甲午”，紧扣国事，诚为一片难掩的家国之思；山路迢迢，青鞋布袜之间，尤能放下心来，“半掩柴门，馨呼鸡犬，牧马放猪且喂貂”，绝非空头的老归林下的衰歌；仰望上逼苍穹，下临无地的珠峰，他看

到的是“万山千水汝谓宗”的崇高，精诚屹立；雄呼为凤，雌号为凰的中华神鸟，但祈“将生灾，伴彩霞共舞，日月同光”，歌生命无休无止的辉煌，大而化也；于寺庙朝朝闻钟鼓，更敲响木鱼从不休处，发声呐喊“不憾肉身难长久，憾肉食之人无远谋”，端是醒人之偈；第十首为癸巳年秋至上饶谒辛弃疾墓，一样作为词人的海彬，独对鹅湖陈迹，慷慨放歌，则完全是八百年上下的一场雄心对接了……

上例不过以次而引，却也大体可以领略海彬的诗风诗格。应该说海彬是在中国诗词的挥写中找到了属于他的“通灵宝玉”，找到了他内心情志喷发的火山口，他酷好中国诗体，诗情昂扬勃郁，佳作不断。海彬不是书斋里的腐儒，亦非庙堂上的弄臣，更非象牙塔中吟风弄月的附庸风雅者，且看他写做人的风骨：“且他平生，若无豪气，徒具皮囊，倘逢官则拜，果如犬马，惜财如命，性必乖张。似此苟活，奴才何异，妄到人间混一场”。再看他对目前现实的观照：“宛如鸿鹄高翔，共戮力，振兴父母邦。道家



昨日闲情 (中国画) 赵澄襄

仇国难，须休忘，强基固本，华夏重光。万众一心，匹夫有我，且向征程搏一场。”对当下世人瞩目的雾霾也有绝妙的摹画：“……明月星空，而今安在？且为神州哭一场。”北宋词人张先有“三影”之誉，对照海彬今之“混一场”、“搏一场”、“哭一场”，情怀、气度、立意自大不一般矣。

至于讥世、警示、醒世、喻世之作，海彬词中俯拾皆是耳。他善用《沁园春》这样的长调，切合他的饱满炽热，可以大笔濡染，纵情放达，连翩的四字句式又足以排布情境，铿锵推进，意韵迭出而美不胜收。

收。

于此，他之所为并非仅只是一种浅表的形式上的孤守，他的咏歌具有十分可贵的当代性和勇于担当的在场性，格律是他手中的钥匙，开启的乃是无限丰富真实贯通上下中外的当今世界，故其诗之神理遂日益出，诗之精彩得日益焕也。

诗是文学中最切近心灵的所产，为生命的活物，故诗又岂可妄论者！我只觉海彬诗词甚可宝也，在他的《沁园春百首》和诸新集中，且让我们寻找共同的内心撞击……

如何呼吸

倪既新

夜色渐浓，公交候车亭里的整幅灯箱广告显得更明亮醒目了。那上面画着三只长颈鹿，头部伸到云层之上，鼻孔张得很大。这画不加说明已够达意了，但粗壮的大字标题仍然惊诧：“如此呼吸？”我觉得这设问提得好，而下面的附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类将如何生存？”则更契合我此刻的感受。因为按照日行万步的健身计划，这两站路我本该走过去的，但又遇雾霭，仅行百十步，喉咙马上发毛了。

我正寻思，肩头被人轻轻一拨，一张上唇留有胡子的脸朗笑起来：“我看是你，果真是你！”高大的个子浓重的浙江口音，我马上想起了这是谁，只是没等我开口，他已抬白了：“二十多年不见，还记得我吗？”我说：“哪能不记得？我们是吵架分手的呀！”

算起来，与这位朋友相识真快25年了。那年我去浙江拍片采访，饭桌上听谈当地的历代诗人词话，陪席的他之所以引我注意，并非因为年轻留有胡子，而是别人说不全的诗句，都是他给补上的。我猜他是教师，他腼腆摇手：“我完全是个粗人呀！”原来，他是镇上的民企新秀，经营得最出色的是两个大采石场。说着，果然有沉闷的炸山石炮声隆隆传来。

他经常来上海出差推销石子，每次来总给我打电话，兴致勃勃地讲述发财的好消息，也执意请我吃过饭。吵架分手便是吃饭的时候。那天我匆匆骑车赶去，他已在餐馆的大

英伦诗草 (之一) 张宝林

拜谒斯特拉福莎翁故居四首

斯特拉福久慕名，镇前流水静无声。
如今访客千千万，朝圣何输罗马城。

窄屋寻常六七间，流连最是小灯前。
一声啼哭文豪降，好戏连台五百年。

莎翁未老戏常新，王子难题万古斟。
知否人间多凯撒，安东尼奥最难寻。

街头朗朗献台词，圣地偏多长短诗。
永葆青春存我爱，唯求人尽泛琼瑰。

注：后两句是莎翁十四行诗意译。

几年后我去了他那边贴邻的乡镇，当地朋友请客，上桌第一句话是说：“客人请放心吃，今天全是海货！”我问：“到了鱼米之乡，为何不尝河鲜呢？”主人摊手耸肩垂眼摇头：“河、池，大都填没了；在的，里面也少有活货了。”原来那里过量发展化工印

澎湃的旋律戛然收尾，全场屏息凝神数秒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上海民族乐团“青春飞扬——最闪耀民乐新生代音乐会”全国巡演最后一场——徐州专场，终于在持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当我邀请来自上海民族乐团年轻的演奏家们逐个走到舞台中央谢幕时，雷鸣般的掌声再次响起，献给上海民族乐团汤晓凤、唐一雯、金铮、李宛慈、王音睿、杨阳等众多才华横溢、青春阳光的80后演奏家们。作为那次演出的领队，我也陪伴这些年轻艺术家们参与了当天的演出，眼前的这一幕使我倍感自豪和骄傲。曾几何时，民族音乐发展也有迷失方向困扰，作为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直属院团——上海民族乐团在人才储备方面也曾面临严峻挑战，此时在观众的热情中，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民族乐团青春力量的肯定和赞许，对中国民乐新生代传承者的鼓励和支持！“青春飞扬”系列音乐会，是在大

剧院艺术中心的大力倡导和资助下创立的，以展示民族音乐新生力量为主旨的演出品牌。在全国巡演版中，由8位青年演奏家担纲独奏，代表乐团青年演奏家的最高实力与水平，展示给全国的观众。我们这支以80后为主的青年演奏家团体，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独当一面的气质，并拥有各自独特的艺术光彩。我想，这不仅归功于青年演奏家个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也要感谢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和乐团对青年演奏家的长期扶持和培养。

为了集中展现民族音乐的青春力量，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于2011年开始资助乐团推出“青春飞扬”系列音乐会。在艺术中心的创作基金支持下，根据青年演奏家的特点，委约中国顶尖作曲家专门量身创作了二胡与

乐团《太阳祭》、打击乐与乐团《龙跃东方》、柳琴与乐团《青铜乐舞》等一批新作品，充分展现他们的实力与风采。这些青年演奏家也非常珍惜难得的表演机会，一方面与作曲家紧密沟通，让作曲家了解乐器的特点和最新的演奏技巧，并融入在作品中，使民族乐器的个性和演奏家的风格更充分地在作品和表演中展现；另一方面根据演出中观众的反应，多次调整和修改、打磨作品。

2014年，艺术中心继续提出“青春飞扬”的“走出去”计划，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上海民族乐团青年演奏家的实力和风采。乐团专门召开演出策划会，在曲目上反复推敲。最后，每位独奏者选取了两首既有欣赏性又展示精湛技巧，既有民族性又体现当代审美追求的作品。当然，原本大型乐队的协奏曲版

本，都改成了钢琴伴奏。这一年，“青春飞扬”展翅高飞，分别在大连、徐州、常州等地留下美丽的足迹，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乐迷和专业演奏家的高度赞誉。观众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但从这，我们也更加感受到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上海民族乐团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型民族乐团，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曾涌现了闵惠芬、陆春龄、龚一、俞逊发等一批民乐大师，这些闪亮的名字与上世纪民乐发展的高度相互依托，他们将古老的民族音乐艺术在一个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如今，这份荣耀和责任同时落到了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未来的路还很长，民族音乐的“青春飞扬”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充满信心，我们蓄势待发！

本，都改成了钢琴伴奏。这一年，“青春飞扬”展翅高飞，分别在大连、徐州、常州等地留下美丽的足迹，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乐迷和专业演奏家的高度赞誉。观众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但从这，我们也更加感受到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上海民族乐团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型民族乐团，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曾涌现了闵惠芬、陆春龄、龚一、俞逊发等一批民乐大师，这些闪亮的名字与上世纪民乐发展的高度相互依托，他们将古老的民族音乐艺术在一个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如今，这份荣耀和责任同时落到了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未来的路还很长，民族音乐的“青春飞扬”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充满信心，我们蓄势待发！

染等行业，环境已普遍恶化了……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今天意外巧遇。我问他目前经营什么，他答：“还债！”我一惊，不及出声，他摇头说：“当年我想赚钱想昏了头，做了不少缺德的事情。”我再吃一惊。他紧接着解释了：“那么好的青山绿水、一个古镇，全毁了！两座山是我挖平的，四段河是我填设的。唉，少小发财老大悔，山河失踪意气灰。子孙相问我难答，乡亲父老更愧对啊！现在，我就要还这个债，还子孙债！”我这才缓了气，问他怎么还，他摊摊手：“山是还不回去了，但填掉的河可以恢复。我在把石碴挖起来，做新型建筑材料。”我说：“哦，这一定也能赚钱……”哪知他听了有些心急：“喂，现在先不要讲能不能赚钱，要紧是考虑今后子孙怎么呼吸怎么生存啦！”他指指灯箱广告。

我等的公交车来了。他和我握手道别：“下次来一定一起吃饭。放心，再不会和你吵架了！”他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

十日谈

最开心的事，请看大剧院“制造”明日本栏。